



上世纪二十年代杨度及家人

杨度,曾参与公车上书,是反帝、反满的革命先锋;与孙中山相拒继而相知,奔走南北,游说权贵;最终转向中国共产党,成为周恩来领导下的一名秘密党员。这位一生波澜壮阔,始终忧国忧民的国土与济南颇有渊源:1906年,他为长沙华昌炼锑公司筹款,曾到济南向山东巡抚袁树勋求援。1926年,他担任山东督办张宗昌的总参议,又在济南度过大半年时光。



国土杨度在济南

□魏敬群

寄身督署

变成“羊肚参议”

杨度曾两度与教育总长擦肩无缘。在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组织以奉、鲁系为主的靳云鹏内阁时,时兼安国军副司令的张宗昌保荐杨度为教育总长,已列入内阁名单。旋以政局变化,靳内阁流产,事遂作罢。1912年,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交给内阁总理唐绍仪的内阁名单里,就曾内定杨度为教育总长。但唐绍仪经与南京方面协商,对教育总长的人选作了调整,将杨度换成了蔡元培。

1926年2月,吴佩孚委任张宗昌为讨贼鲁军总司令,张旋聘杨度为总参议。

“杨度以总参议名义入张幕中,张恒以汉高自况,戏呼杨为子房(张良)。杨笑曰:‘汉高能役功人,公仅役功狗耳。我固不足以当子房,公亦非汉高可比。’张曰:‘然则公亦功狗耶?’相与拊掌大笑。”(陶菊隐《政海轶闻》)杨度虽不承认自己是子房,但他青年时确实倾慕张良,曾学其椎击秦王之举,刺杀满清大臣铁良,惜炸弹未爆。

张宗昌人称“狗肉将军”,不是因为其好吃狗肉,而是谓其好赌。北方俗语曰玩骨牌九为吃狗肉,张宗昌常依其谐音戏呼杨度为“羊肚参议”。狗肉将军配羊肚参议,众人无不窃笑。

看起来,杨度与张宗昌关系融洽,实则并不尽然。杨度在张宗昌帐下,常常斯文扫地。有一则轶闻云:“宗昌在济南,每有大稿件则曰:‘此必须杨度!’于是左右马弁大声传呼曰:‘喊杨度!’度无可奈何,耐之而已。”

珍珠泉畔

与道友纸上谈佛

杨度在济期间,夏寿田曾几度来信与号称虎禅师的杨度谈佛。杨度在《江亭词序》中说:“余于君宪三败(一败于前清,二败于洪宪,三败于复辟)之后,自谓对国家对主义忠实,可以已矣。乃不更言经世,而由庄入佛。数载修身,遂有庐山悟道之事。”

夏寿田曾与杨度一起师从王闾运习科举、诗词和帝王之学,光绪进士。1914年,时任参政院参政、国使馆副馆长的杨度引荐其任总统府内史,并一起拥袁登基,被列为帝制祸首。1916年,遭到通缉的杨、夏相偕逃至天津租界,经日相对学佛参禅。后来,夏寿田出任曹锟的秘书长。就在其寄身的山东督署内,杨度写下《唯识八偈序》等“新佛教论”文章。杨度与夏寿田多有参禅问答,如:夏寿田问虎禅师:“闻讯禅中虎,心轮日几回?”杨度复答畸道人一偈:“我是禅中虎,心轮自在回。”

杨度日日与珍珠泉为伴,其《题济南珍珠泉》之对联,亦体现佛家思想:

“随地涌泉源,对澄澈一泓,莫使纤尘滓渊鉴;隔城看山色,祈庄严千佛,广施法雨惠苍生。”

杨度与夏寿田虽潜心学佛,但都积极涉身世事。在陈炯明欲与吴佩孚夹击举兵北伐的孙中山时,杨、夏二人应孙之托及时疏通曹锟,制止了吴佩孚出兵,解了孙氏之危。

造乱离间

被张学良插杠未果

1926年7月,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。吴佩孚首先遭到北伐军沉重打击,孙传芳见势不妙,遂表示要与奉系修好,共同对付北伐军。杨度为襄助北伐,开始在北洋军阀间实施“造乱”计划。9月7日,张作霖在沈阳召开军事会议,讨论南下援吴和讨赤问题,决定张宗昌为援吴军总司令。13日,张宗昌在济南召开幕府会议,杨度力劝张归附广州国民政府,袭取南京,与北伐军合作夹击孙传芳。

陶菊隐《政海轶闻》中记录到,杨度说:“奉军强弩之末,必败,南军势方盛,不可与敌。识时务者为俊杰,公宜早为之计,成败利钝,转念间事耳。”张宗昌大悦,倏地在杨度的肩胛上拍了一下:“对,汝真不愧为我的张子房!”

9月27日,张学良闻风赶到济南,问张宗昌:“闻兄欲为国民党,不识有诸?”张宗昌愕然曰:“有之。然吾弟何由知悉?此哲子所以教我也。”张学良乃从容曰:“与国民党合作,吾等筹之久矣。家父与中山先生有旧,吾人应一致行动。若兵未渡河而自相割裂,人必轻我。且家父为吾团体领袖,尤应由家父出面,庶符体制也。”张宗昌唯唯称是。时湘人薛子奇(大可)在座,张学良目之曰:“烦君寄语晰子,彼如饶舌,吾将索其头颅。”结果,“杨闻之,骇然北返,盖杨不独畏祸,尤以竖子不足谋也。”

薛子奇曾与杨度一起办报,他与张宗昌是好友,都是在牌桌上一掷千金的豪爽赌客。座上客薛子奇在《狗肉将军张宗昌外传》中回忆此事说:“纵横家杨度,与国民党元老某公有联系……游说张宗昌,劝其与南军妥协。奉张闻之,派小张往济南,加以阻止。小张大发其南北不两立之主张,张宗昌闻之,立即反悔言和之议。在会谈中,怒目拍案云,我们的地盘,只能让诸吃面条的,不能让诸吃大米饭的。这个南方人杨度,乃劝我们靠抚南军,真是该打该杀。余当时适游济南,张语余云,你告知杨氏,杨氏即抱头鼠窜。”由于张学良插了一杠子,杨此计未果。

这年年底,因张宗昌推举杨度出任教育总长,杨度离济赴京。行前,写下了“市井有谁知国土,江湖容汝作诗人”的诗句。杨度以国土自诩,虽处逆境,心气甚高,并没有真的遁入佛门,仍想干一番大事业。

【行走齐鲁】

老僧口：依济水而生，三为古渡口

□张勃

济水河畔曾有一个地方“台邑”,周朝属于齐国,与平陵邑、泲邑一样古老。在历史的长河中,这个地方因水的变迁而屡屡沉浮,后来它“变身”为老僧口这个村落,先为济水渡口,后为清河渡口,再为小清河渡口,也算是因济水而生,因小清河而盛。

村北头庙台子上,有一株需三四个成年人合抱的古柏,还有一个跟凤凰有关的传说。《后汉书·安帝纪》载“延光三年二月戊子,济南上言,凤凰集台县霍暹收舍树上”,就是这个故事的出处,它记载于史书之中,流传于故老之口。村落还遗留许多古迹,有汉代的石刻画像,有北魏的石雕佛像,很多房子的基础是过去的坟石,或体积巨大或花纹精美,有人工夯筑的台地,古老的遗迹比比皆是。

台邑、台国、台县、台城都曾是老僧口的名字,一一被记载于史籍中。春秋时,齐景公要将台邑封给晏婴作封地,而晏子不受。由此得知,台邑距今至少有2500年的历史了。汉高祖六年(前201年),刘邦封戴野为台侯,而历城县是汉景帝四年(前153年)设置。景帝三年,七国之乱,戴才参与叛乱,国除,后设置了台县。西汉、东汉时期,台县都是济南国的领县。北齐天保年间,历经战乱以及济水流微等水源问题,台城被废。

清代历城地图上,台县故城在白云湖西,《续山东考古录》载:“台县故城在东北八十里许里”。这里就是老僧口,现为济南历城唐王镇老僧口村,北倚小清河,东南比邻白云湖,赵王河从村中穿过。

老僧口一名,最早出现在唐武德年间,原名老僧渡口。为什么叫老僧口?一个说法是,“有老僧坐化,因此为名”。又传说,有老僧结跏趺坐,逆流而上,到此停,人们很惊奇,以为是神迹,于是修建了大圣院。金代济南人王绘《大圣院记》记载:“老僧口镇,在闻韶驿东北七十一里,后唐清泰二年(935年)建,本小清河渡口。”

老僧口的地形,虽然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、洪水淤积,依然具有中间高四周低的特点。上古时,台邑临近济水,土地平坦,适合耕作渔猎,又居于高台,免于水患,确是先民生活的理想之地。后来,它在秦汉时为济水渡口,唐宋时为清河渡口,北宋熙宁后而为小清河渡口。可以想见,这座颇具禅意之名的村落目睹了多少朝的船来舟往,见证了多少代的水利废弛。

济水淤高,芦沟水滞,老僧口东北部隋唐时可能是一片水泽,至今地势低洼,少有村庄。因有水患,唐初“权置州郡倍于隋时”,台县也没有复置。因水利需要,唐武德年间在村中开凿了人工河道,这也是隋唐大运河的地方性工程。后周世宗柴荣兴修水利,以通齐鲁之漕。赵匡胤黄袍加身,继续规度齐鲁水道,疏浚拓宽了这条河道,从那时起叫“赵王河”。北宋时,老僧口西有兴德军,东有清平军,赵王河上千帆竞发,而被村人记忆,又称“运粮河”。

刘豫所为,是将北流入大清河的泲水,筑下泲堰,导之东流,重入赵王河。《山东通志》《乾隆历城县志》记载,自孙家闸,经老僧口,至赵官桥,逶迤至东北,进入章丘境内,这一线路即为小清河在历城的故道,河道淤塞后,就以桥闸堰的形式记载于史志。因利用了赵王河故道,穿村而过的河流,村人只称赵王河,而不说是小清河。老僧口自后唐清泰二年建镇,金代沿置,丝织业发达,有制作络丝的工具“张丝竿”,大圣院香火旺盛,是历城东北重镇。

自明初,小清河屡塞屡浚,久之复淤,水患频生。在历城段,小清河以泲水为源,堰头东有阻,泲水就北入大清河,这段河道就失去水源。明永乐、成化年间,都进行过疏浚,修建了老僧口闸。嘉靖以后,泲水又自堰头北决,历城段的河道逐渐湮没。直到清光绪时,才截弯取直开挖新河,基本形成现在的小清河。

借金元以来的优势,清代老僧口依然是方圆几十里的中心,有一条南北向长达三里的大街,每遇大雨,滔滔流水分向东西滚滚而去,人称“滚龙街”。旧有九街、十八巷、七十二胡同,都是沿着这条大街分布,条条街巷相通,经纬有序。全村大小共有十个湾涯,由沟渠连通,构成一个完整的水系,可蓄水泄洪,又水草丰美。村中二七为集,有春秋两社,又是买卖大会。春社有各种舞龙表演,人山人海,锣鼓喧天;正月十五有点“万盏灯”民俗活动,用铜质小盏,盛香油置棉灯芯,根据古谱摆出各种图案,点燃后映照在幕布上,流光溢彩,灯火辉煌,吸引着十里八乡的民众,现已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近闻,小清河复航已经列为计划,追本溯源,稽古钩沉,梳理老僧口这一古老村庄的历史不由心生敬佩,它因济水而生,因小清而盛,因水的变迁而沉浮沉寂,却一直生生不息,顽强生长。